



◆城事/City Story

乡音是心头
挥之不去的思念

古诗云：『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』浓浓的乡音是心底深处最真的情结，乡音也是心头挥之不去的思念。在异乡，听到人群中亲切的乡音后，西宁人总是要热情地上前打招呼：『你也是西宁子啥？』『一句家乡话，让两个陌生人顿时成为了好友。』

青海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，相互之间都能听得懂，它们在词汇、语法、语音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。西宁方言，在青海地区比较有代表性，西宁的文化历史和人员构成决定了西宁话的内容。不言而喻，汉语是西宁方言的主流，它是西宁方言的主要组成部分。

西宁方言保留了一些古汉语词汇，这是西宁话中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。据考证，西宁人常说的『德薄』就是一个古汉语。因为，古人注重德行的修养，德积累得越多就会『德厚』，人的品性就高，运气就会很好；反之，不注重德的积累，就会『德薄』，一个人如果『德薄』了，他就必然会走下坡路。『寻口』，寻在此处念kǒu，意思为乞丐，这一方言最直接地体现了西宁话中古汉语存在的迹象。

历史上，大批移民来到西宁，他们自然也把方言带到了高原，因而西宁方言中存在有淮南方言。据学者考证，《金瓶梅》中的众多语言都带有淮南方言特色。但是，《金瓶梅》中竟然也有西宁话的痕迹。所以，有学者推断西宁方言中个别词语就是淮南方言。『没廉处学家，学说也不言语』（《金瓶梅》三十五回），这里的『学说』和西宁方言中的『学说』意思相同，都是学着说，转述别人观点的意思。西门庆说：『你只要付交下一个的当人打来就是了』（《金瓶梅》二十五回），『的当』意思为能干、顶事，和西宁话是一个意思。

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是西宁方言中的又一个来源。藏语在西宁方言中占有很大的比例，『囊玛』意为内部的事情。『卡码』也是藏语，意思是恰当、规范等，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。例如，『这件衣服你穿上将卡码』，意思是合身、合适。『这个人办事没有卡码』，意思是规矩或把握等。西宁方言中的『朵落』是蒙语，意思是头朝下。『一刮』是土语，意思是全部。『海纳』是阿拉伯语。

可见，西宁方言包含了众多语言，它从侧面反映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高原的历程，同样也反映了高原上各民族间的大融合。

（海蓝）



◆达人/Trendsetter

西宁人：酒缸中泡出来的“犟板筋”

你要问到西宁人，祖籍何在？十有八九会告诉你：“南京珠玑巷。”可珠玑巷在南京的什么地方？谁也说不清。事实上，这里的祖籍只是过去年代个人档案里的一个符号。对于西宁人来说，更多的是一种怀念。曾有热衷者去南京探访珠玑巷，试图想让这些已经出来了600多年的西宁人找到自己的根，但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不认得或者不愿意接纳珠玑巷了。这才在西宁的虎台附近有了个以珠玑巷命名的小街道，让老西宁人有了一个永远的念想。

也许是太多的思念，抑或是太多的无奈？西宁人总是很能喝酒。有人说，这是一座浸泡在酒缸里的城市。

过去，在西宁的大街上经常会看到喝得东倒西歪的醉汉，尤其逢年过节从街道的东头走到西头，总会碰到几个醉汉横卧街头，或狂吐不止、或

呢喃呓语、或呼呼大睡。有则笑话这样说：一醉汉在路边大睡，醒来后伸手摸到一只吃了他呕吐物也醉倒在地的狗，他十分同情地从衣兜里掏出两元钱说道：“你有钱喝酒就没有钱剃头啊？这里有两元钱，快去剃了吧，都长得和狗毛一样长了。”

曾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也许是太多的“好汉”醉卧街头有失体统、有碍观瞻、有损形象，在主要的几条大街设置了若干个“醒酒室”，成了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的独特景观。然而，“醒酒室”并未刹住好酒之风气，在岁月的更迭中只留下了相关单位的一纸纸文书。

在西宁，常会听见或看见隔壁人家东倒西歪、满脸通红、蛇行而至的主人，随着关门声响起的，还会有吵闹声和噼里啪啦的物件摔碎声，当你忐忑不安迟疑不定地在权衡着要不要前去劝

架时，从天边地平线上滚过来闷雷一样的鼾声就从隔壁响起来了。第二天，你试探着想问什么，他一句：“吃硬了！没有啥。”就真的啥事也没有了。即使在单位和同事之间喝酒，甚至是陪领导喝酒，酒桌上也可能指着鼻子骂娘，第二天见面一句：“吃硬了！不记得啥。”这也就啥事都没有了。这种大度，真让小肚鸡肠者汗颜。

西宁人喝酒，随意，随性。你请我喝酒，我不把我喝醉你不够朋友；我请你喝酒，我不把你喝醉我不够朋友。他们信奉“要让客人喝好，先把自己喝倒”，推杯换盏不为财，只为兄弟有缘来。肯喝酒，好哥们；醉了还喝，铁哥们。

西宁人即使喝得稀烂，也就是“吃硬了”，常常找不到自家的大门在哪儿，也绝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是从南京珠玑巷来的。

（青尔）

